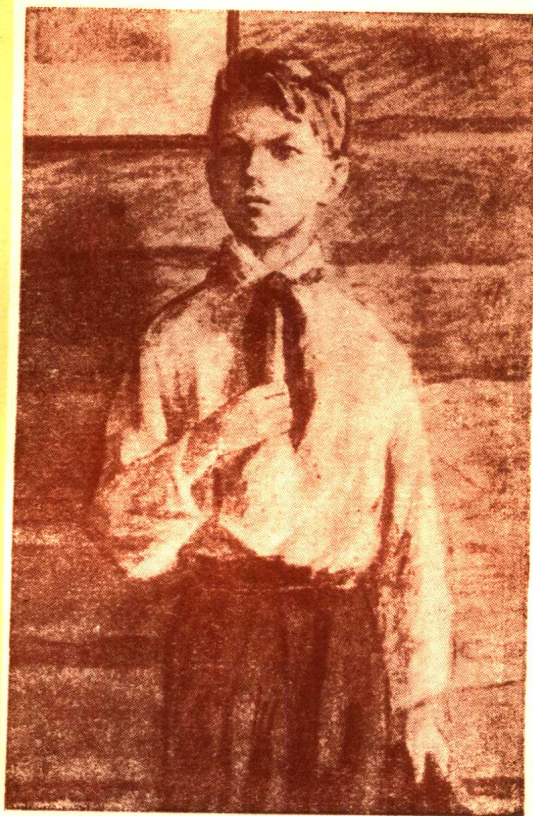




巴甫里克·莫洛卓夫

施巴乔夫 著

黎 央 譯

52180

巴甫里克·莫洛卓夫

施巴乔夫 著

黎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插图：勃·馬尔凱維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露出字第00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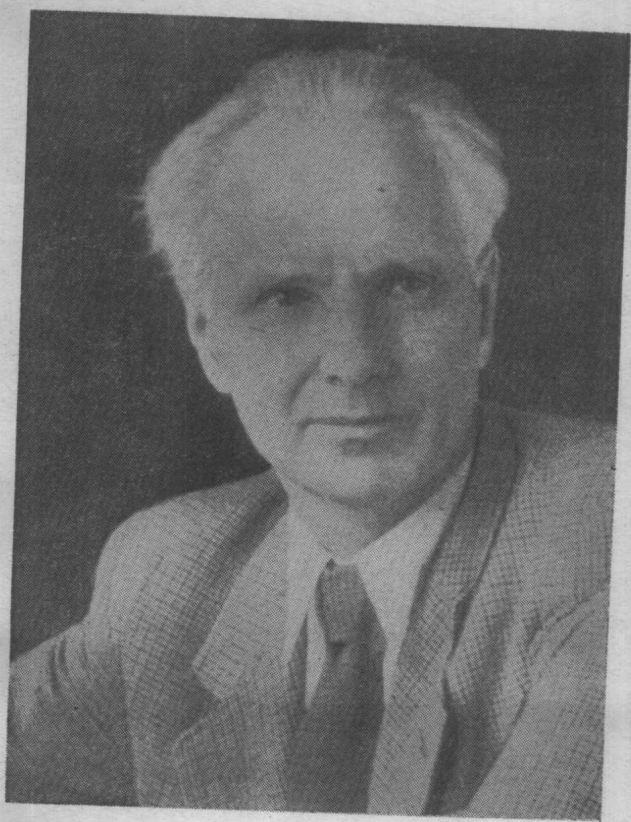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208 字数17 000 开本787×940 $\frac{1}{32}$ 印张1 $\frac{3}{8}$ 插页9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册

定价(4) 0.24元



作 者 像

目 次

运粮大车队·····	1
母亲和父亲·····	7
在篝火旁·····	15
共产主义者们·····	24
采浆果·····	30
尾声·····	36
译后记·····	39

运粮大车队

1

森林連接着森林……在烏拉尔后面，
冬天显得特別地长，
村庄隐沒在森林里，
村庄的上空只有风雪和星光。

傍晚时分，
齐敏坐着雪橇
来到格拉西莫夫卡。
这个寬肩膀的人下了雪橇，
就在門口抖掉
区委旅行皮外套上的积雪，
快步走进村苏維埃。

有人在他背后高声說：
不速之客啊！

……会場上吵吵嚷嚷，鬧个不休，
暴风雪敲打着窗子，
屋子里一片黑，
尽是短皮袄和羊皮帽子。
齐敏拿起玻璃杯
喝了一口苦涩的井水。
庫魯卡諾夫坐在对面，
捋着他的山羊胡子。
罗果夫就坐在旁边，
他的弯了下去的脊背
出現在人們眼前。
他用恶意的、刺一般的眼光
一直在盯着齐敏。
而在后头，
透过烟草的青霧，
一个人在喊：“我要講話！”
那是富农的狗腿子，暴徒达尼卡，

一个秤錘般的東西吊在皮帶上。
但是鬧嚷聲慢慢低沉了下去，
巴甫里克站在黑暗的地方，
他被擠到了門拐角，在那里
听着齊敏講話，
齊敏的聲音不很响亮。

齊敏說的
許許多多的話，
巴甫里克都能
重述一遍，一字不差。

齊敏講着，有時候，
為了让大家聽得更清，
他用一隻手在空中一揮，
一個肩頭向前面一挺。
阿勃洛西姆——彼得·庫魯卡諾夫的女婿，
象狗一樣地低聲地絮絮不休：
“要農民拿出糧食來，
這可從哪兒拿起？

早在落雪之前，就都用大車
裝運了出去。如今倉庫里
只剩下了一些老鼠糞，
難道他要這種東西！”
他的鄰居納塔里亞
大聲叫嚷：“你丈人家
不把糧食放在倉庫里，
他們藏在地窖里啦！……”

2

北方惡劣的天氣，
統治着廣大的空間，
從三一年
突進三二年。
塔姬雅娜·莫洛卓娃家，
一個窗子面臨着街路。
正月里的暴風雪
吹壞了窗下的一棵野櫻樹。
深夜的行人發現：

在早就熟睡了村庄，
象是个金黄色的斑点
闪耀在莫洛卓娃家的窗上。
显然是巴甫里克又在读书。
整个晚上都不离开他的凳子。
他读着——巴维尔·符拉索夫^①
变成了他的同志。
抱着对人民、对正义的
热烈而又勇敢的信心，
他在遥远的大森林地区，
让少先队员的幻想驰骋。

3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地方，
想象一下这积雪的原野，
那里，大森林象熊似的
在雪堆中翻来倒去，
那里，风雪交加，

①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在村庄之間留下它野兽般的爪迹……

短短的冬天的白昼

又紧跟着黎明来到了。

往塔夫达市去的道路，

很多地方积雪已被吹走。

严寒冻白了面颊。

馬儿披戴着浓霜。

在狂暴的风雪中

运粮大車队来来往往。

巴甫里克出門的时候，

母亲把自己的短皮袄給他穿上。

暴风雪吹着，白茫茫一望无边，

車队順风前进，大大帮了馬儿的忙。

暴风雪吹着，脚下騰起了烟雾，

但巴甫里克却蹒蹒跚跚地走着，

象叶戈尔老伯一样，

手套用力地拍打着手套。

他們一步步地走着。对这样的严寒

他們还很不习惯：

巴甫里克跟着第一輛大車，
叶戈尔老伯跟在第二輛后面。
老后边，大概是
第十五輛大車，
納塔里亞嬌嬌坐在車上，
用席子把兩腳包裹着。
她在路上不只一次地打瞌睡，
也不只一次地歌唱。
前面的紅旗看上去
就象个小小的斑点一样。

母亲和父亲

冬天的暴风雪平静了。
感受到大地的喜悦，
春天的雨从南方走来，
漫过黑色的原野。
雨水侵蚀了山谷間
最后的一点点冰雪。

大車在路上軋軋地响，
播种期的紧张劳动已經开場。

巴甫里克

在洼地上耕地，
秋天这里落叶飘飘，
白楊林包围着
一小块土地。

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
穿着粗布褲子，赤着脚，
在个人經營的地段上，
扶着搖摆不定的犁把走着。
跟着父亲日子就显得短些，
两个人可以一同耕到黄昏，
土地也显得特別听话，
但他沒有父亲。

巴甫里克就是在今天，
如果有人提起父亲的时候，
也会板起面孔，
也会皺起眉头。
多少次的侮辱他都記得，

有一回最不象話。

那是在家里，当着母亲的面
父亲罵他：

“滾出去，共产党，瘟疫！”

他抓住他胸前的紅領巾，
“将来总要让人用这个紅頸圈^①
把你吊起来，当心你的狗命！”

父亲——这是个多么亲切的字眼：

这中間有温情，也有庄严。

在有着小弟弟和母亲的家里，

不能用这亲切的字眼

来称呼自己的父亲，

这真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巴甫里克希望过

和顏悅色地跟他并排行进，

希望过在队的面前

夸耀自己的父亲。

① 原文系 指狗戴的頸圈，含有侮辱的意思。——譯者注

托洛費姆从前年夏天起
就当上了村苏維埃主席。

在集会上，托洛費姆
也贊賞过苏維埃政权，
可是富农們
却把他看成自己人……拉到他們一边。
罗果夫的屋子比哪家的
都要坚牢，不过显然有些斜了。
那罗果夫腰也弯了，头也秃了。
还在讀着宗教方面的書。
蟑螂在屋角里爬，沙沙地响。
神龕中的圣象
阴暗得和他的心一样。
年老了，私酿烧酒喝得太多，
罗果夫的手指开始发抖。
不知道为什么，鋸齿形的芬兰小刀
却放在圣象背后。
罗果夫在等待着什么。
可是日子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
托洛費姆也被撤了职，
而且立刻送到法院里去……

……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
穿着粗布褲子，赤着脚
在个人經營的地段上，
扶着搖擺不定的犁把走着。
塔姬雅娜給儿子
送来了早飯，
用干干淨淨的桌布包着。
“肚子餓了吧！”
过小路时，她急急忙忙地說。
她穿着有花点子的上衣，
胸前是漂亮的衣褶。
这儿是一座森林，那儿是一片草地，
草地伴着臭泥塘躺在密林里。
而在这些地方，哪一条小路
不是塔姬雅娜踏出来的！
不是别处——就在这里，

灾难不止一次地将她折磨。
出嫁后的辛酸的岁月
象影子似的，在她的眼前横着。
她还記得在喧闹的桌子旁边，
穿着华丽的衣服，
她曾和托洛費姆坐在一起，
幸福得簡直都要发抖。
可是随后，就沉下了脸，
她白白地把幸福盼望：
幸福并没有从婚礼席上
来到她的身旁。
塔姬雅娜輕輕地放慢了脚步，
她很希望托洛費姆能够这样：
既不粗暴，也不酗酒——
但是怎样想也是枉費心机。
她从香柏中間走过。
空气还有些潮湿。
她登上了小山——
衣袖迎风鼓起。
清晨，在山背后，